

馆藏
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十三部】

常杰森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武侠小说名著馆藏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十三部)

常杰森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百七十二回

潘如玉赠衣得明师 仇福清获珠逢祸患…………… (1)

第一百七十三回

夜探衙花纯斗瑞龙 打亲王瑞三死牢狱…………… (36)

第一百七十四回

报亲仇瑞龙巧遇师 救胤禛鲍林火烧山…………… (71)

第一百七十五回

谋叛逆温巡抚伏法 擒刺客贝勒爷逞威…………… (115)

第一百七十六回

走投无路左光学盗 不走正道花云败家…………… (146)

第一百七十七回

孔镇怜孤街头收徒 花云寻师幸遇师叔…………… (202)

第一百七十八回

左爷助友连夜求援 老少赛水皆遭暗算…………… (235)

第一百七十九回

王斌比水喜得佳偶 周民不忿夜闯张宅…………… (280)

第一百八十回

担钟化缘和尚遭打 躺地进招法通负伤…………… (311)

第一百八十一回

不了事了然斗法通 恰相敌瘸脚对半腿…………… (357)

第一百八十二回

乔双元学艺练铁拐 王石鼎大战法通僧…………… (396)

第一百八十三回

师徒俩寻驴遇潘豹 路明瞻劫车逢卜苍…………… (424)

第一百八十四回

武爷中镖险中遇救 牛和访徒铲除贼店…………… (448)

第一百八十五回

牛和夜探巧逢童林 张方报信戏打陆蝉…………… (468)

第一百八十六回

董瑞仗义收徒弟 张方用智解仇怨…………… (508)

第一百八十七回

迈门弩暗发立奇功 受召见张方回京城…………… (573)

第一百七十二回

潘如玉赠衣得明师 仇福清获珠逢祸患

话说潘如玉出来一看，原来是一位青年的尼姑，看年岁也就在三十岁上下，身上穿的僧衣非常整洁。潘少爷倒觉得很不好意思的，心说早知道是位年轻的尼姑，说甚么我也不出来观看，可是已经出来了，又不好即时躲避。少爷也会出主意，假作出来像有甚么事似的，看见尼姑并不答理，自己就站在那里等候，似乎等尼姑走过去，自己有甚么事似的，所为的是不叫人家多想自己是出来看人家的。哪知道这个尼姑看见了少爷，不由得一怔，念了一声弥陀佛道：“这位公子天尚这样早，又是如此的冷天，你这是到哪里去？”尼姑说出天冷来，才提了少爷的醒儿，看着这位尼姑与普通不同，原来她身上穿的是单僧衣。少爷看罢说道：“我倒不怕天冷，因为我是练武功的。你这出家人，身上不穿棉衣，难道说不冷吗？”尼姑叹道：“不受磨炼不成佛，都是一样的人，还能够不冷吗？出家人不能像俗家那样饱暖舒适，一天起来，就凭化缘吃穿，能够化饱了肚子，那就算很好的了，对于穿衣，那能穿的那么圆全，这也是出于没法子嘛！”如玉听了这话，觉得心里非常难过，看起来那一行里也不容易，抛父离母的出了家，这种环境就够苦的了，再要穿不上棉衣，又是个女子，未免太可怜了。想到这里，这才说道：“大师父，你的庙在什么地方，告诉我好给你送些布施去。”尼姑苦笑了一声道：“施主说的倒是不错，我要有庙还至于受这个罪吗？”如玉听了道：“既

然你没有庙，我家里可没有现成的僧衣，我可以舍给你些个银钱，自己作两件去吧。”尼姑说道：“施主，我说这话不怕你过意，救人救到底，既然你有这份好心，家里虽然没有僧衣，可以找人给我做一件。你给我银钱，叫我怎样的带走？再说我孤身一人，不管白天夜里，守庙宿庙，无庙宿林，请想这个金银在我身上放的住吗？拦路劫财的人各处都有，出家人没有钱财倒可以保全性命，要是有了银钱，倒许把命送了。”少爷听了遂道：“我给你找人做件僧衣倒不要紧，可是一时半时做不成，你又没有庙，你在哪里等着我呢？你几时来取呢？”尼姑说道：“方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救人救到底，不救就别救。既打算施给我僧衣，就得找人去做，既找人去做，就得给我找个地方等着。”少爷听了，心说：“这件事太麻烦了，莫怪人说慈心生祸患，真是一点儿也不错。我要不是说给他一件僧袍，那里有这些事！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再说这又是施舍的事情，出手的钱不能收回，现在我怎能说不舍了！不过叫我给她找地方，这个话可太不好说了，家里的房子倒是有的，怎奈他是个年青的女尼，我把他叫到家中居住，又找人给他做僧袍，这个话就怕好说不好听。我本来是一份好心，回头再被人家说出别的来，未免太不合适了。”又一想：“唉，我这也是多想，我的家中，本来是祖上的遗产，所有的家人，都是多年忠义之仆，这个时候天时这么早，旁人又不知道，莫若我就把他让到家中去吧。”想罢说道：“大师父，我家房间有的是，你就在我家里等候，我施给你一身僧衣也就是了。”尼姑听到这里，双手合掌，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既然如此，就请施主头前带路吧。”

如玉这才转身往回走，尼姑在后面跟随。来到家中，这

时候上下家人尚且未起，只有如玉的随身书僮起来了。看见少爷带了一个尼姑进来，二十多岁的年纪，长得芙蓉粉面，目似秋波，小书僮已经十七八岁了，看见这种情形，不由得心中暗笑，心说：“想不到我们少爷不学好，你要找个平常人也好，为甚么单找尼姑呢？这够多么丧气呀！”书僮正然思索，就听少爷说道：“来福，你把西厢房打扫乾淨了，叫这位大师父暂且住在厢房里面。”来福应了声道：“是。少爷连你的铺盖也搬进去吗？”少爷说道：“呸！搬我的铺盖干甚么！”来福本来是诚心发坏，乐嘻嘻的躲走了，不大的工夫，把西厢房打扫干净了。少爷把这位尼姑让到了里面，说道：“你老人家就在这屋里等着吧，回头我打发人把裁缝找来，今天做不上，最晚明天就可以做上了。”尼姑说道：“很好，施主你就多方便吧。”话说完了，并不客气，上到炕上，盘膝打坐。少爷转身出来，仍然到自己的场子里去练功夫。要说这位少爷，还是真正的好人，把尼姑放在家里，并没有别的心，到了场子之中，甚么刀枪棍棒的又练了半天。这个时候，来福由打外面进来了，叫了一声：“少爷，洗脸水茶点全预备好了。”少爷听了，这才把军刃收拾起来，跟随来福够奔书房。走在路上，来福笑道：“少爷，那个尼姑住在咱们家里还走吗？”少爷说道：“人家为甚么不走，咱们凭甚么总叫他住着？”来福笑道：“你看这个小尼姑长的有多么好哇！要是让她留起来，再想法子把脚裹小了，叫他给你当个少奶奶多好！”少爷听了怒道：“呸！混账东西，满嘴胡说八道！人家是出家人，你说这个话也不怕作孽。”来福笑道：“这不是说着玩吗，还能真要她吗！”少爷又说了他几句。来到书房，净面用过茶点之后，向来福道：“你给大师父送些茶点去。”来福正自看不够这位

尼姑，听说教自己给尼姑送茶点去，乐嘻嘻就去了。到了西厢房说道：“大师父，我们少爷打发我给你送茶点来了。”尼姑盘膝打坐，连眼皮也没抬，一声没言语，就像没听见一样。来福把茶点放下，又说了一遍，尼姑仍然不答。来福自言自语的说道：“咦，莫非是睡着不成？”遂凑到近前，仔细观看尼姑的容颜，任凭怎么看，尼姑仍然不动。来福看她那不擦脂粉，自来红润的脸蛋，越看越爱，真正是垂涎三尺，不知不觉，伸手去摸，打算借着这个机会调戏调戏她。那知道就在来福的手似乎要摸上又没摸上的时候，尼姑一伸手把小子手腕抓住，就在华盖穴上用二指一点。你说也怪，这个来福也倒不了，也站不起来，就在那里弯着腰，探着身子，伸手够奔尼姑的脸蛋，总是这个样儿站着不动。尼姑一声也不言语仍然闭目盘膝打坐。

过了很大的工夫，少爷越等越不见来福回去，就是大小便也用不了这么大的工夫，这个东西太可恶了，这不定又往那里玩去了！少爷一肚子怒气，想着找着他打他一顿，各处都找到了，也没有来福的影儿。无意中在西厢房窗下经过，一眼看见来福站在尼姑面前，状态极其难看。少爷一看这个气就大了，遂厉声喊道：“来福，可恶的东西，你那是干甚么？”那知道喊他就像没听见一样，少爷这个火将然往上冒。细留神一看哪，赶情来福这小子受了甚么病了，站在那里直眉瞪眼的纹丝不动，反倒把如玉吓了一跳。赶紧走进屋去一看，可不是受了病了吗。四肢全都挺了，原来是站着死了。少爷见了心中害怕，连连叫道：“大师父，你看这个孩子怎么的了？”尼姑睁眼一看，吓得把身形往后一仰。少爷道：“大师父，你赶快下来吧。”尼姑果然慌慌忙忙的走到了下面，问少爷道：

“尊介这是怎么的了？”为甚么站在我的面前，这般的难看呀！”少爷说道：“谁知道他这是怎么的啦，他现在已经死了。”尼姑摇摇头道：“人没有站着死的，贫僧因为劳累的关系，坐在这里睡着了，大概这个孽障有不好的行为，神鬼看着不公，才给他这个报应。”少爷一听这个话倒是近乎情理，看来福这个样儿，分明是要摸尼姑的脸，这可应当怎么办呢！”又问道：“大师父，你老人家是当家人，对于神鬼的显应，当然都能知晓，像来福这个应该怎么办呢，还能够活的了么？”尼姑笑道：“这如何能死的了人！办法倒是有，非得扎针不可。我倒是有一包针，可惜不知丢到那里去了，一时之间还真是无处找去。”少爷问道：“平常做活用的针成吗？”尼姑摇摇头道：“不成，他是因为心邪，故此得这个邪病，非得针长五寸，不能治邪。”少爷把家人们全都找了来，问家人们有地方找这种针去没有。有一位年纪大的家人说道：“这个倒不难，咱们街上有的是银楼，要多么粗细，当面说就可打成了。”尼姑说道：“很好，跟普通大针一样粗细就行了，长够五寸，上面带一个拐子。”老家人答应一声，出去功夫不大就买来了。本来银楼里面有的是现成银丝，砸出尖来就成了，尼姑说道：“你们几个人扶住他，把他的裤子扒下来。”就在来福的屁股上用力扎下，然后尼姑在来福身上拍打了一回，果然就缓醒过来，身子晃荡，站立不稳，幸亏有人扶住，不然就栽倒了。来福这一缓醒过来，觉得屁股疼痛难忍。尼姑说道：“你们给他起针吧，这个心邪已然治好了。”家人们听了，赶紧把针往下一起，几乎没把小子疼死。别人不知道，来福心里明白，也不是神也不是鬼，因为自己没安好心，被尼姑用手一点，就不会动弹了。他们所说的话全都听见了，心里非常明白，就是说不出话来，四肢

不能动转挪移。尼姑找针给他扎邪，并且还是扎屁股，小子早就知道了，心说：“好厉害的尼姑，这就是现时现报。从此以后，无论是谁我也不起邪念了。”把针起下以后，尼姑向他道：“此后你改不改？”小子赶紧答道：“改了改了。”大家这才把他架到他自己的屋中，问他倒是怎么回事，小子不肯说实话，说了几句瞎话，把众人哄弄走了。

之后，潘少爷打发人找来四位成衣匠，灰布白布青布棉花都买了来，加紧赶做棉僧衣。尼姑向少爷说道：“既然你有这样善心，贫僧别无可赠，请你把八字写出来，我给你算算命。”少爷原来不信服算命这种事情，因为平常算命的没有多大能为，故此不算。今天尼姑说出来可就不然了，第一件是情不可却，再说尼姑是出家人，既晓阴阳，必然有些来历。当时把八字告诉了尼姑。尼姑屈指一算，连连念道：“弥陀佛善哉善哉，果然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施主今天要不是遇见贫僧到此，你命休矣。”这句话说罢，把少爷吓了一跳，闻听问道：“师父如看到甚么地方我应该死，现在又有甚么解救呢？”尼姑说道：“施主今天三尸齐出，又赶上今天是三尸诞辰，一尸应而有灾，两尸动而几乎倾生，若三尸齐动，势必难活。幸遇贫僧，可以逢凶化吉。解救之法倒也不难，不过就是夜间不要合目而睡，预备些茶点酒茶，作长夜消遣；或往花街柳巷，只要是熬宵不睡，三尸无法出动，其祸自免。”少爷听了，心说：“这么厉害的关头，解救的方法却那么容易。”尼姑又接着说道：“别看说着不算甚么，可是到了这个三尸的日子，人是格外的困，不用说躺着睡觉，只要是闭目一打盹，这个灾祸可就免不了啦！贫僧既蒙施主如此厚待，别无可报，夜晚之间，请施主多多备酒，我陪施主对坐解灾也就是了。”少

爷听了这话，就算是半信半疑，好在这个法子不难，统共就是一夜不睡，倒不算甚么。后来听说尼姑要陪自己吃酒，因为他的年纪太轻，未免不甚方便。听到这里，这才说道：“不劳师父相陪，我的精神尚是很好，常常整夜不眠。尼姑说道：“好吧，到那时再说就是了。”

到了晚上，少爷找了许多香，预备很多的酒菜，也不用人伺候，自己独自一人，在屋里看书饮酒。正在三更天，就听避风门一响，抬头一看，见是尼姑到了。少爷起身让坐，尼姑笑道：“我倒不是贪食施主之酒，我恐怕施主一个不留神，倘若睡着了那怎了得，故此前来相陪。”说着坐下一同喝酒。这位尼姑喝了几杯之后，粉面之上朵朵泛出桃花，其丰韵艳色，真够美人的姿色，可是潘少爷毫不动情。后来尼姑已经量不胜酒，喝得头晕眼花，非要躺会儿不可，自己不能行走，要少爷扶着。如玉将然往前一扶，差点没栽倒了，慢慢的把她架到床上。少爷一看这个意思不好，有心躲到外面去，这时外面天气又非常的冷，只可作为看不见，把门关得结结实实，免得家人进来看见不好看。过了好半天，尼姑反身起来，笑嘻嘻的说道：“施主见笑，贫僧撒野了。”如玉也说不出甚么来，尼姑笑道：“你这个人可算是少年稳重，我打算传给你几手功夫，聊报厚待之德。”说罢站起身形，就在桌子上面用手轻轻一点，就听咔嚓一声，这个桌面就破了一个窟窿。接着向少爷道：“这是重手法的功夫，用的是达摩老祖的筋经，一力混元气，只要你用心练习，就不难练会了。”少爷一看，不免吓了一跳，不问可知，这一定是世外的高人。当时跪倒身形，叫声：“师父，你老人家一定是成名的侠剑客，弟子最喜爱武术，如果不嫌愚笨，就请收为弟子，传给我些武功。”

尼姑笑道：“话虽然是这么说，练功夫可不是容易事，不用说三天两天练不成，就是三年五年，都是白搭。就是你有福有德，专心练习，也得一二十年可成功。”如玉说道：“只要师父肯其收录，那怕练一辈子也没关系。”尼姑听了点点头道：“既然如此，明天你给我收拾一个清净的所在，正式拜祖师，然后我再教给你练功夫。”如玉听到这里，心里这个乐就别提了。到了次日天明，少爷叫家人收拾后面的屋子，作为练功夫的所在。

这时候众家人们，一个个都有些个别思想：本来无故的把尼姑教到家里来，给他做衣服，大家就有点儿莫明其妙；到如今怎么着又不走了，未免可就多心少爷跟尼姑有了不清不白的东西啦！背地里大家互相议论，有那伶俐的主儿，以为来福他是少爷的近身差役，对于秘密总可以知道，想跟他一打听，来福连连的摆手道：“你们千万可别胡说八道，这位大师父不但是武术高强，而且还神通广大。如果你们胡说八道被她知道了，必然给你们一个报应，到那时后悔可就晚了。”虽然来福这么说，众人还是有些个不信，总以为是少爷嘱咐他了，不叫他往外说。来福见他们不信，遂接着说道：“我告诉你们这个话，实在是一份好心，大概我要不说实话，你们也不相信。”小子就把自己如何心生邪念，如何被尼姑制住，扎针治邪的前后话说了一遍，大家这才明白，也就没有人疑心别的了。书中有话即长，无话则短，尼姑惩戒来福，一则恶其淫心太盛，再者说就为的是借他传说，好压众人的口舌。诸事全都完了之后，择好吉日良辰，安设好了祖师牌位，拜过祖师之后，至于这个功夫是怎么练的那就不必细表了。

一转眼就练了十一年，少爷的功夫可就不舍乎了，甚么

长拳短打，刀枪剑戟，飞檐走壁，无一不能。这一天尼姑把少爷叫到面前说：“现在你的功夫，可以说告一段落了，只要你自己有志气，过个十年八载，我还有二次传艺的希望。倘若你的行为不正，不但不能二次传艺，并且还有性命之忧。要紧还有一句话告诉你，到三十三后，命犯桃花，到那时你赶紧结婚，结婚之后就可以解了。不然必有灾祸。你我因这里分手之后，我还要物色一个女弟子，这一生也就算交代完了。”如玉问尼姑名姓，原来姓尉名飞霞。所穿的僧人服装，并非是真出家，不过借此瞞人耳目而已。尉飞霞有驻颜之术，看着还像二十多的样子，今年已七十有零了。又告诉少爷好好修练，将来我将驻颜之术教给你，又给少爷起了一个外号，叫飞天小霞童。话说完了，随身够奔外面。少爷以为她出去有事，久等不归，到外面一找，早已不知去向了。回来再一看，前者所做的棉僧衣，一件未动，仍然包在那里。少爷不由得赞叹一回，后来想起自己老师所说的三十三岁必犯桃花之祸，唯结婚可解，自己有心跟家人们把这个话说出来，叫他们给自己说亲，怎奈这个话不好出口。又一想先不必提了，人是死生有命，该着无祸，不用托人去办，自然就会说妥了。自己想到这里，把这个心思就打消了。不过武术学到身上，总这么在家里呆着也不像话，我何不到外面闯练闯练。遂把自己家中诸事交与年岁大的家人照管，带了些个盘费，出离家乡，打听那里有武术家前去拜访。

二年多的工夫，就把飞天小霞童几个字闯出去了。因为跟老师分手之时，忘了问他的住处了，自己本打算在外面访查访查他老人家的下落，无意中来到河南府城东北一百四十五里这个大村庄。跟人一打听地名叫万善庄。少爷听着新鲜，

因为甚么地名叫万善庄呢？就有人说道：“这个地名是新改的，因为这庄上差不多都是官宦之家，并且是家家乐善好施。每逢过到年头不好，四外八方有个旱涝不收，必定有人到我们这里来求赈，每有来的就不空回。别看我们这是一个庄子，比县城助的还多，故此改名万善庄。”少爷说道：“你们这里既然作官的很多，官最大财最厚是谁家呢？”这人说道：“官大财厚谁也盖不过尉家去。那所大房子就是他的住宅。”少爷听了姓尉的，不由得心里一动，心说我的老师也是姓尉，看那个情形是大户人家出身，不然练不成那身功夫。既然这里有姓尉的，我何不暗地调查调查，或者我的老师在这里住，也未可知。想罢遂找了个店房住下，白天不过就是到郊外游玩。每到夜里施展夜行术到各处查看，差不多的人家全都查到了，也没查出来。这天夜里走到尉宅，正赶上姑娘尉秀兰尚未睡觉，少爷见了，几乎没失声叫出来。原来这位姑娘长的跟尉飞霞一样，不过所穿的不是僧装，再者说自己的师父是大脚，人家秀兰是不到三寸的小金莲，就是面貌一样。少爷心中暗想，也许是我的老师他当初脚小穿大鞋，回到自己的家中才改换原来的形装亦未可知。因为少爷有这个疑心，故此对秀兰身上才格外调查，后来才知道实在不对。不对也知道了，可是也调查出来这个姑娘不正经了，因为甚么这么大的姑娘跟自己的兄弟一同睡呢？再说兄弟也不是小孩子了，其中一定有别的情形，少爷就算多上这个心了。

到了夜间，少爷留心调查。凡事都是该着，正看见这位姑娘春情发动，调戏他的傻兄弟。少爷看着有意思，倒要看他个究竟。一连看了好几天，连少爷都替姑娘着急，可见得这个傻弟弟太傻了。少爷一则是年龄大了，再者说向来未近

过女色，这时因为好奇的关系，一连看了这几夜，未免有些动心，这才装神作鬼，施用避气法，把弟弟捆到房上，跟他把话说明。预先作的字柬，用油绸子包好了，塞在他的口中，又把字柬给尉明台屋里放一张，给姑娘屋里放一张，然后静听消息。这个法使出后，果然把众人都哄弄住了。少爷恐怕还有不信的，听家人们谈论此事，遂把李二杀了。从此以后，一家上下人人等全都信以为实，不敢再提此事。

如今老剑客庸庸叟一问他，皆因自己不是采花作案之人，故此毫不畏难，当时把原由全都说明了。老剑客听了连连的点头，心想事情错在尉宅，无论孩子怎样娇生惯养，没有道理的事，不能全依着她；何况姑娘也是这么大了，要不是溺爱不明，怎会惹出这个事来！虽然潘如玉跟姑娘苟且成为夫妇，倒是童男童女，不过是来路不明是了。老人家想着问道：“你既有避气之功，不问可知，你的武功也不含糊。你的老师是那一位。甚么门户你可知道？”少爷答道：“我的老师姓尉名飞霞，乃是先天虬祖龙门派。没领教你老人家贵姓，是本宅请来的吗？”老头子摆摆手道：“不对不对，他并不认识我。我住在这里尽我的天职，为保护大家的关系，每天到村子的四周走一趟，就为的调查有歹人进村。话说到这里你还不明白吗？”少爷如玉一听，心里明白，自己要是还在店房里住着，来来去去一点事也没有；皆因自己怕叫别人看出形迹来，挪在村外的一个庙里，因此才遇着这个老头子。遂问道：“老人家既然有这么高的身份，可见并非是常人，请问你的尊姓大名？”老头子说道：“你先不用问我的姓名，我有一手功夫，你随我到外面看一看，我练的好不好。”说罢站起身形够奔外面，如玉后面跟随。到了天井之中，老头子说道：“你留神，我可

要练了。”说罢身形往起一纵，没等往下落又往起一纵，就是这个样儿一连纵了七次。可了不的了，又搭着是夜里，居然看不见老头子到哪里去了，就好像钻入云眼的一样。过了一会儿，老头子方才降落地上。如玉看了，知道江湖上有这么一位高人，这手功夫叫七节连云纵。会练这手功夫的人说是一位，号叫庸庸叟，姓甚么可不知道。自己不敢怠慢，急忙抱拳说道：“你老人家练的这手功夫大概叫七节连云纵吧？”老头子笑道：“不错。”如玉说道：“你老既会这手功夫，当然就是江湖之中大名鼎鼎的庸庸叟了。”老人家听了答道：“那就是我的小小外号。”少爷接着问道：“没领教老人家贵姓？”老人家听了他这一问，不由得哎呀了一声道：“看起来我这个名姓还如我的外号呢！告诉你我姓康，单字名复。”少爷说道：“原来是康老剑客。这个事你老人家既然出头，可见得是我惊动出来，我所说之话乃是一面之辞，老人家信与不信尚在两可之间，应当如何处置，请你老人家随便处置就是了。”康复听了哈哈一笑，就把跟尉老进士所定之计，如何拿人，以敲钟为计的前后话说了一遍。少爷听了，才知道老人家并不是刻薄量小之人，遂说道：“康老剑客既然如此，这件事应当怎样的解决呢？”康复听了，银眉一皱，计上心来。遂向少爷说道：“你可以跟尉老进士见见面，你的这份意思，我预先替你说明白了，然后设法找着你的老师，叫他作为宾保，然后正式成亲也就是了。”少爷听了答道：“既然如此，多谢老人家成全之德，就请老人家多受累吧！”老剑客听了点点头，遂转身够奔内宅书房。尉老先生正在思想此事，那能睡得着呢！一听老剑客到了，赶紧让到房中。老人家先把他治家无道，以弟姐同眠，才招出此祸的原由说了一遍，末了又说这人现在

屋中等候，请你前去相见。尉明台听了，心里也很想看看这个人的品貌如何，当时随同老剑客一同够奔前面。到了屋中，尉老先生一眼就看见如玉了，心说好体面的人了，我的女儿真要是嫁这么一个丈夫，也算终身有靠。这可是心里的话，可不能外说。老剑客乐嘻嘻的用手一指尉明台道：“如玉你看见了没有，这位就是尉老先生。”又向尉明台道：“他就是潘如玉。”双方互相施了一礼。老剑客笑道：“尉老先生，这件事虽然是不大明白，也算是该着。事已至此，应当怎么办就想怎么办的法子就是了，最好还是严守秘密，外面不可走露一点风声。”尉老先生说道：“这件事我是无有一点儿主张，你老人家看着怎么办合适，你老就怎么办，大主意是你老拿。”如玉在这个时候，把不好意思的劲儿也过去了，遂向康老剑客一抱拳道：“方才我跟你老所说之话，不知道转达了没有？”老剑客答道：“话我已然说过了，可是难免有不周全的地方，那么你自己当面再说一遍，倒觉着近切。”少爷说道：“倒不是你老人家说的不周全，皆因这件事不是平常的事情，你老人家未免有不肯说的地方。如果尉老府台愿意听的话，我就再把原由详细的说一遍。”尉明台接着说道：“很好很好，数月之中，我好似在五里雾中一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是丝毫不知，最好请你明白赐教。”少爷听了，并不客气，遂把自己到这里的原由，如何跟姑娘发生不解之缘，一方面诉说因由，一方面自己认错。尉明台听罢，心里暗想，此事也算是该着，再看少爷的品貌，并不像采花作案者流，事到如今，也只好请老剑客从中成全，别无他法。听到这里，遂向老剑客抱了抱拳，叫了一声：“老人家，我一生的名誉，以及小女的性命，完全在你老人家的掌握之中，最好是圆圆满满，我